

國朝典範

鳳臺縣志目錄

序圖 修志姓氏 目錄 凡例

第一冊

卷之一

沿革 星野 疆域

第二冊

卷二之三

山川 城池 公署 倉廩 學校 壇壝 形勝

關隘 津梁 營汛 驛鋪 里甲 田賦 鹽法

土貢 物產 風俗 歲時 禮俗

第三冊

卷之四

封建

職官

名宦附

學職

武職

第四冊

卷五之六

宦蹟

選舉

鄉賢附

第五冊

卷七之八

武科

封廕

人物

第六冊

卷九之十

文苑

孝義

隱逸

僑徙

方技

仙釋

列女

上

第七冊

卷十一之十二

列女下廟祠 寺觀 古蹟 塚墓 紀事

第八冊 卷十三之十四

藝文一 文 藝文二 文

第九冊 卷十五之十六

藝文三 文 藝文四 文

第十冊 卷之十七

藝文五 詩

第十一冊 卷之十八

藝文六 詩

第十二冊 卷十九之二十

輯錄 雜志 後序

鳳臺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三

先師孔子廻車廟解

陳 棐

鄢陵陳子給事諫垣以進言謫外稍遷知澤郡經太行天
井關關有孔子廟號曰廻車石上轍跡深尺長數十武廟
則傾敝朽漏弗堪後講堂惟故址陳子至郡首葺廣之完
展壯麗矣客有問廻車之說者陳子曰孔聖之車未嘗登
太行也按史記世家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
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

不濟此命也乃還息平陘鄉作陣操以哀之而返平衛斯
世家所謂至河者黃河也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
北過泲水至於大陸括地志曰大伾山今黎陽東山索隱
則曰大陸在鉅鹿及入我朝黎陽卽北直隸濬縣而鉅鹿
之大陸澤則寧晉境也是古之黃河過洛汭卽東北流而
衛國在其東南故自衛之晉必過河而後太行過太行而
後晉境孔子當時旣臨河而返是未濟河也旣未濟河是
未詣太行之下也其太行之巔有迴車之轍者妄矣客曰
孔子無迴車太行矣何以有廟歟陳子曰余聞其說矣水

經魏酈道元注曰野王西北有故邶城當太行南路邶水
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
舊宇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眞刺史
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且云按諸子書史籍之文並
言仲尼臨河而嘆是非太行迴車之言也魯國孔氏官於
洛陽因居廟下以奉丞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
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猶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東矣水
經之言明可考見如此夫酈道元後魏人也太和魏孝文
年號也已云舊宇毀落是此廟元魏以前西漢三國時所

建然建之自孔氏始客曰誠若此何以漢魏水經卽以廻
轍稱也陳子曰欲往晉而卒未往者孔子之實也適晉之
路而當晉之境者太行也升太行之巔蒼然遠望而可指
見者黃河濟渡處也後人思孔聖者徘徊行山之巔望孔
子臨河旋轅之處廟曰廻車亦何不可况我孔聖道在天
下功在生民自國都以迨鄉塾皆宜祀之故先正曰自天
子至於邦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
與王化遠邇蓋春秋釋奠於先師者詩書禮樂之師也孔
子則人道之主也有君臣父子之所在卽祀祠之所在也

廟於關鎮未爲多矣客曰車轍石跡則何始乎陳子曰此不可遽以爲信也斯不由於天成則出於人爲耳古之人亦有精誠動金石者如射石而矢沒羽刺山而泉湧出者蓋其一時事際迫切義氣憤激動觸天地偶然事也即使孔子迴車於太行亦何所迫切憤激而志動於石乎況太行路逕數十里何獨此尋丈之轍跡乎地志沁水西孔山穴洞內石有車轍者舊傳云此自然成者非人力所就也予謂此跡若非穴內車所不及之地則後亦必指爲仙靈之跡孔廟之跡或類此不然則好事者因迴車之名而爲

之也胡可據以爲信耶客曰此地名天井關然俗亦名攔
車者父老傳爲孔子見黃鼠拱立或曰小兒拱揖因之廻
車也今車跡曰妄矣父老傳豈必盡誣陳子曰天井名關
舊矣古地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
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峻坂
入天井之喬關史漢光武建元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天
井關擊赤眉別校是關亦兩漢三國前所設至於攔車之
名果俗區廻車之妄附會之而攔車則又攔車流訛也今
直名天井可矣攔車狼車之名且盡革而以絕謬傳於是

客貽德而詰曰鄙人五疑而公五釋之廻車之義昭然於
請以示夫人人因遂書爲廻車廟解俾貽夫主祠祀者

適晉紀行

王世貞

余以庚午六月起於家過大江北道齊魯歷汴抵衛出修
武發寧郭驛三十里抵清化鎮山西之治器集焉渡清河
出禾盆茂嘉樹滂鬱居人引泉水爲長溝以灌有水碓水
磨之屬未飯萬善驛四旁栽白楊蕭蕭悲風殊益入旅悵
乃知少府齋中之不易也自是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曷
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爲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

窮至碗子城爲豫弁界兩山相對數十百丈巨壑陡絕無
底中爲嶺道石梁如玉雪又復數嶺回顧中原愴恍無盡
平楚鬱鬱紛吐蒼翠日色與雲氣爭長俄而雨潦數十里
中亘其平狂風驟發萬竅怒號食頃雨亦隨至誦唐人三
晉河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語宛然若畫爲小憩民
居久之以迫暝強發上下峻坂泥滑馬足繫繫落與人趾錯
先後甚窘抵星輶驛初鼓盡矣是夕涼甚五鼓不成寐初
九日黎明冒雨發道有古祠刻石崖表曰孔子回車處接
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返此去河遠蓋附會語也泥濘益

甚未抵澤州飯太行驛道始平得一小舒暝抵喬村驛復
小雨夜凉如前夕黎明復冒雨發閱七日抵太原之任

相如賢於廉頗論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強暴不能陵
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
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強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
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強豈非廉頗在其位耶趙得和
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命銜璧而往
秦王欲強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

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強暴逞其毒螫藎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土之寶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澠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佐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却之必得當而止是何異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幽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

美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
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倘能相趙王
示微弱以驕秦忍小耻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
從而什之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煒
煥光遠哉而於樽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
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
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臣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
礪刃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較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
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茹太素傳

明史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爲刑部侍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爲科在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